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明 胡應麟 撰

經籍會通四

古今墳籍梗槩略陳然率綜覈陳編未遑近蹟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游脞言鄙事時有足存輙綴大都附於簡末後之博雅徵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宋世書千卷不能當唐世百唐世書千卷不能當六朝十六朝書千卷不能當三代一難易之辨也然今世書萬卷亦不能當宋千

魏晉以還藏書家至寡讀南北史但數千卷率載其人傳中至唐書所載稍稍萬卷以上而數萬者尚希宋世驟盛葉石林輩弁山之藏遂至十萬蓋雕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往往宋世書十卷其直僅可當六朝一至功力

難易則六朝之一足以當宋世百矣

終宋世書目無十萬者葉嘗自言備見諸家皆不過四

萬而甚多猥雜惟宋宣獻獨精其難者已不能盡致

則弇山之藏亦僅可三四萬餘皆重複或猥雜也

今欲購書又差易於宋何也經則一十三家注疏遞梓

於諸方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

餘卷宋初諸大類書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南渡類書

十餘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唐及勝國并附則不啻萬卷矣釋

藏金陵道藏句曲損數百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說諸家合之又不下萬卷矣然猶非今所急也今文人所急者先秦諸書詩流所急者盛唐諸書舉子所急者宋世諸書大約數百家弘雅之流稍加博焉錄經之閏者史之支者子之駢者集之副者又無慮數百家悉世所恒有好而且力則無弗至也然而未也過此則絶不易言矣山巖屋壁之藏牧豎之所閒值丹鉛星歷之譜方技之所共珍晉梁隱怪之譚好

事之所掇拾唐宋浮沈之業遺裔之所世藏往往鈔錄傳摹人所吝惜間有刻本率寡完篇摧殘市肆蠹嚙民家展轉流亡十九煨燼又如朝著典章都邑簿記地多遐僻用絕迂繁仕宦僅攜商賈希靏諸家悉備此可欽如又如畸流洽客領異拔新時出一編人所未覩非其知暱餉遺何繇凡此數端皆極難致必多方篤好廣幾逢之不然貲鉅程陶權壓梁竇他可力强此未易云

今宦塗率以書爲贄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者往往猥複相糅芟之不能萬餘精綾錦標連窗委棟朝夕以享羣鼠而異書秘本百無二三蓋殘編短帙筐篚所遺羔鴈弗列位高責冗者又無暇掇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牛弘之主購書勤矣力矣鄭樵之論求書備矣精矣隋之書籍所以盛絕古今奇章力也漁仲求書之說窮

極若心計鄭藏書必富而通志所載今古混淆靡從
考核甚為惜之
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遍歷燕
吳齊趙魯衛之墟補綴拮据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
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
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
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以
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閱歷大槩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槩於後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壟斷每瞯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海內皆然）楚蜀交廣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槖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

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秘

百不二三葢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
士韻流好古之稱藉藉海内其藏蓄當甲諸方矣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
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
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
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
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凡徙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

焉若綦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

於場前月餘試畢歸地可羅雀矣

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

閶門内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檇李吳興皆間值一二歙中則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

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

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内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餘他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

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麗質擁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修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疎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璽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

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為差

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即吳越閩書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為差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

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為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於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於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遇遇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葉少藴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

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

鉅必精加讎挍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今書貴宋本以無訛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訛於宋耶余所見宋本訛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為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

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葉以閩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桕板皆易就之故也

葉少蘊云世言雕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為與馮

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閱陸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經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

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為之見沈氏筆談十八卷甚詳徧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即史漢二書無刻本揮塵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今世欲急於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

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待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

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絕不沾汚昇死後藥印為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俱筆談所載今無以藥泥為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裡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遡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

未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工亦有難易也

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竝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論未然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時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

所自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爾識之

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於青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絶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畜書雄猶挍雠天禄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筍胷腹耳至家

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衆挾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為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嘆也若劉氏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

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窻牙標錦軸務為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湎青緗却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陸文裕深著史通會要辨論甚該獨謂經籍不必志於

義未盡經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無不究心豈容
無志但作史者當專記本朝所有前人亡逸則宜闕
之四代史俱有志餘不然者六朝五季偏閏劻勷野
史稗官恣為誕妄不事詩書故應爾爾可為法哉
鄭漁仲曰古之書籍有上世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古
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竝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陸
機正訓隋唐二志竝無而今出於荆州之田氏三墳
自是一種古書至熈豐間始出於野堂村校按漳州

吳氏書目筭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儀十卷京房易抄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勝計求之未至耳按漁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墳自是毛漸僞作師春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為之甘氏星經要亦天官家後人所補正訓自是辛徳源作宋人因其自補之而謬題以陸機葢藏書者好事之過務多得以侈異聞而

偽者得乗隙欺之不可不辯

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即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曲盡求書之道非沈湎典籍者不能知然可藉以求唐宋以下之書秦漢而上亦難致也今唐人書亦難得宋元差足訪求

中和堂隨筆云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迄大業共五千卷此恐未然自六朝文選靡過

五百卷者非必當時選擇之嚴實以文字尚希故也至唐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可謂古今極盛宋文苑英華加以唐一代文亦不能過千卷隋煬以前何得如許之多唐類書惟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類書事迹本繁非文章比然余猶疑非一人所辦舊唐孟書止四百五十卷蓋鄭氏通志之誤今世南所選不見諸藝文志中大率紀載之訛也

胡鴻臚侍郢談云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

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甞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酷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頗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為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畀之竈下以代蒸薪余每自恨蠹魚之不若也

鴻臚關中人此論積書莫過尤延之蓋尚循世俗之見而所自稱嗜書之篤至發嘆蠹魚亦足占雅尚矣

且吾家故事也
因錄於此云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率公晨夕所
繙閱者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手嘗謂其子公
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歳
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清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
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
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
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

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謹誌之趙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右二公之言眞謂先得我

心非良工勝流未易識也因並錄此以貽世之仝余好者涑水語見梁溪漫志趙語蓋祖述之見楊用修集中

國初之博學者無如宋文憲且該通內典自云青羅山房有書萬餘卷蓋勝國兵火致書故不易也文憲於諸史百家靡不淹貫至蟲魚草木胜說稗官似不甚究心昔茂先景純並以名世此學恐未可全棄也

成弘間館閣鉅公頗尚該洽北地諸君嗣起一切掃除

詩文之盛光絶前後而博雅之風稍稍淪謝矣中間惟王子衡𠡠經術何子元治子史楊用修特號多聞云多宋元秘籍第不知他書若何陸子淵最為好古江東藏書目類例可見惜卷軸無從考也

嘉隆間馮汝言輯詩紀甚精詳時李伯華號畜書人有談者馮笑曰是嘗假吾書八部今未歸也陳晦伯亦嘉隆間人所為正楊殊博𠡠可觀

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

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度宋刻書皆絕精余每讀九友歌輙泠然作天際真人想

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并諸古帖畫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諸書今盛傳於世云

鄴下宗正灌父最蓄書饒著述賓客傾四方嘗餉余秘籍數種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尚十五六今廿載餘愧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北郡

詞林冠申揚藝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擬香山秀才如澉水清鏗然仝謝朓遜矣續商彭綺麗風應遠沈寔思更精建安那用數大歷詎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情吾慙下里調焉敢應仝聲

黎惟敬博雅好古嘗罄秘書倅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為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澉水竝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秘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時

未有雕本而鈔帙固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里中友人祝嗚皐柬僰與余全志書無弗窺每燕中朔
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賈人諸子
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
右四君俱余生平全志余筐筴所藏往往與互易者今
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尚
甚衆幸俱匕箸未敢槩及云
國朝開基紹統大綱萬目靡不度越前朝至表章六籍

統壹聖真則巍然上揖夏商埒周而四漢唐以降無足
云也惟是儲畜一端前代英君哲辟往往係心似亦右
文之世不容後者國初高皇帝首命頒刻六經繼之文
皇帝躬修永樂大典草創之晨勤思載籍尚爾矧今日
綦隆之極耶近年楚試發策以蒐集遺書為問一時雅
士多韙其言竊惟我國家奠定山河肇建區宇文明之
象際地極天中秘所蓄簡編固應倍蓰往昔重以累
朝史局鴻鉅肩摩詎乏劉班王魏等輩而藝文一錄

尚似缺如是眞有待於今日也況今雕本盛行異書迭出較之漢唐難易萬萬相懸誠略倣前史求書遺意稍示向方事半昔人功必百之俟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然後大出石渠東觀累葉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勒成一代弘文之典俾百世後知皇朝儲蓄之富冠古絕今實宇宙之極觀生人之殊際也時不可失芹曝之念恒眷眷於斯云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

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

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㑹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

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

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瞻李氏山房記略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

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讀書於廬山白石菴之僧舍藏書凡九千餘卷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發於文詞見於行事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

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右歐蘇二文皆關涉經籍故錄之永叔謂好而能一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余竊有深味焉而猶惜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子瞻所論較之今則書愈易求而讀者愈寡矣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

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

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輙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京師失守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棄書之重大者畵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巳又棄書之監本者畵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先往洪州至冬金陷洪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烟矣獨餘

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説鹽鐵論石刻數十幅洎鼎彝十數歸然獨存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簏去晝為吳説運吏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閲此書如見故人因記始末焉時紹興四年也

右李氏夫婦推尚具見篇中始余以明誠所癖金石而已讀此乃知其於書無弗聚而亦無弗讀也亡軼之

餘尚存萬卷則當其盛時又何如耶李於文稍愧雅馴第其好而能專專而能博博而能讀殆有過於歐蘇兩公所謂者因頗采摭其語著於篇

應麟曰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集古序夫書聚而弗讀猶無聚也故錄眉山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勢也曲士諱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錄易安金石志終焉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

明 胡應麟 撰

史書佔畢一

內篇

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北人之史也舉其人而史之得

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尚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尚書弗誅桀紂乎然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春秋弗進桓文乎然以防亂賊也猶之乎惡惡也劉知幾以馬班為善善南董為惡惡細矣

三皇以前無良史乎而孔甲之盤盂紀於班氏焉惜哉乎其弗傳也七國以前皆良史乎而史墨之邪詞紀於左氏焉惜哉乎其遂傳也

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晉魏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然而非曄壽比也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亾徵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關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史乎史

乎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矣而心不能無私也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其聖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為公禮昭公無損其

為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萬人之

識為一人之識不可也隻詞之襃貶天壤流焉非以萬人之衷為一人之衷不可也

史百代者蒐羅放軼難矣而其實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見聞易矣而其實難也予奪襃貶之權異也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羸史學而乏史才左馬班氏足稱具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始之難百倍因也故匪後人之所及也

尚書泰誓錄自新也而以為周歷之終是尚書者識緯

之靡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為素王之瑞是春
秋者符籙之首也説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春秋以字為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為褒貶者也馬班以
事為褒貶者也以事者繁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
於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簡而覈非大聖大賢
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荀袁班之後有曄壽春秋之後
微紫陽其孰纘之

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徵也丘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

紀載也字或溢於編摩也附經弗燕郢乎入傳弗贅
疣乎故别創篇名也翼春秋爲内傳稱國語爲外傳
猶之子内篇外篇也文内集外集也内外傳或矛盾
焉兩存之以備考也或致疑焉非也
國策之文麤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薾國策之氣雄國
語左氏末弩乎國策馬氏先鞭乎
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尚書也穆天子起
居注也盛姬録逸事家也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末都

邑簿也其文皆以法勝也

史惡繁而尚簡素矣曷謂繁叢脞冗闒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曷謂簡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故文之繁簡可以定史之優劣而尚有不必然也較卷軸之重輕計年代之近遠繆乎論哉

子長叙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孟堅可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叙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

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概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較

二史之優劣

讀之閎肆沈雄浩乎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增

損末由也繹之精嚴簡奧淵乎左氏之法矣而長谷

大川萬怪惶惑叵測也而其義律之乎春秋其旨合

之乎尚書弗少悖也史之至也

司馬班氏人自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司馬班氏

合而為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

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為太史矣遷而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

晉梁陳齊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陳姚察北齊李百藥周令狐德棻學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獨晉隋群彥所脩而晉史大為猥雜隋史差自精詳以委任異宜才用乖協故也

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氏新唐五

代成而劉昫盧遜咸廢延壽删沈魏之繁者也歐陽振劉盧之弱者也大概彼善於此亦因襲易爲功也舊唐書無論大義乖剌其辭過俚而不文也其體過冗而靡節也新書雖晦澀務奇二病則庶乎免也事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廢哉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野之説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不知贍而不穢之説者也然後漢非真能文者真能文

者左氏也新唐非眞能簡者眞能簡者檀弓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論

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簡

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孰是以論繁簡庶幾乎

合作則簡者約而該繁者贍而整不合作則繁者猥而

冗簡者澀而枯檀弓左傳繁與簡俱得者也故左傳

高而檀弓獨勝也舊唐新書繁與簡俱失者也故新

書僻而舊唐弗如也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簡定三氏之等差則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一事之繁簡也舉其全挈其大齊其本揣其末可與言古人矣

檀弓之於左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於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則檀弓史記無法

左傳漢書弗文乎非是之謂也

衛青李廣均武夫也廣事終身如覩而青寥寥也曹沫荆軻同刺客也軻事千載若新而沫寥寥也以叙有詳畧也然則史固貴繁也曰簡哉而繁有當也亦觀太史之叙倉公乎連篇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㬅倩滑稽雖其文瓌偉可喜而大體不無戾也

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戹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褒貶天刑夫天網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責眇矣而史暴其微

幽贊參兩功則大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賞罰徇私胡以弗盲陳壽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夫詩潛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包三極文之鉅莫竝焉掇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人多窮且多夭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亡窮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掾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為唐為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唐而前之為史者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為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則輕者因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因以輕然以左遷生唐宋亦不能為春秋史記也而唐宋史大弗類則以時之

左丘馬遷故也

史之體製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然雄偉跌宕之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稱其字或兼其姓或舉其官既匪春秋之義奚取左氏之規也孟堅概自篇端總其姓字後但著名遂為定體百世咸遵此類頗衆舉例其餘大概作者在前易於損益故也史記如廉藺竇田刺客貨殖數人合傳亦史變體班始人自為傳後世因之

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世勸懲係焉子長

諸傳不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墓無關大體頗近稗官矣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詎皆聾瞶要在適衷近時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奥僻詡為神奇恐太史有靈不當一笑也

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為班左袒葢十七焉唐自韓栁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詘至宋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足憑也明諸論隲差得其衷

班馬之書晉隋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詞忽焉

唐宋以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義疎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之前而其文貴於六代之後蓋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為班氏學至衆著述傳者殆數十家史記次之

唐以前作史者専精於史以文為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泛濫於文以史為文之一體惟賦與詩亦然故賦造於左思史窮於陳壽皆漢之餘也故曹劉李杜韓柳氏出而宇宙耳目又一觀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弗善唐

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無弗成唐之時史之人雜而其秩輕其責小而其謗鉅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劉知幾之啟蕭相韓吏部之答

郴州噫可想矣

文之難在賦似矣而出於魏收之口則私也史之難在志似矣而出於鄭樵之口則私也收以賦惆喝温邢然以左馬較相如則文有不必賦樵以志揶揄陳范然以曄壽方沈約則史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賦樵之

能志與否吾未暇辯也夫遷之賦不見於藝文志曄之志不曰以法未終乎要不必以此論也漢藝文志遷有賦八篇

專任易功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兼收易業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後世不然兼其人專其職兼其任專其筆故班范而後蔑矣

孟堅武仲有伯仲之稱而班以漢書崛然與司馬爭雄晉唐之際幾左席焉傅沒沒於崔蔡之間而莫能自

異也顔謝文章日揭江左范之譽聞蓋遠非傳而後漢一書逾遝壽接固延之靈運遂爲詞人昔人謂詩有別才吾亦謂史有別才也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茁之調柳以史筆推韓與書哃戴至矣而韓弗任也叚秀實傳一斕足珍他絕不覯李習之䎃銳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楊兩女子哉宋王曽蘇氏重名居館職徒成故事隆平

集今傳非荀袁匹也史有别才歷較唐宋諸子益信矣

用顔師古等於紀傳用李淳風等於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歐陽疎於事而表志子京僻於文而紀傳宋任人可監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斯各任之隼也夫李延壽嘗與脩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歐陽脩嘗與脩唐書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獨任之衡也

孔甲黄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劉歆七畧班志藝文昭昭載焉而劉知幾以孔甲為夏尹佚為商得無勦夏帝之名傅有熊之佐乎尹佚曰周人也又成世也即史佚無可疑者劉既誤於先而復稱於後遂使二孔甲合而為一一史佚分而為二皆不考之故也

陳壽三國志魏吴蜀也而唐丘悦三國典畧則後周北齊南梁為三國也歐陽脩五代史梁唐晉漢周也而唐張詢古五代新説則梁陳北齊後周及隋為五代

也按五代之名實起太宗命諸臣脩梁陳至隋五史故當時謂之五代而晉書以御撰不與也楊用脩以唐末五代當之固陋晦伯止言詢古新説亦未盡也

裴松之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説也徧記雜談旁收博采迨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諸家乎若其綜核精嚴繳駁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劉孝標有續世説十卷劉義慶有小説十卷惜哉其俱弗傳也藉傳晉梁雅詞今尚盈耳哉

臨川書諸目俱稱世說今題世說新語係語於說胡贅也世說之名起於劉向義慶書岀向已弗傳然皆劉氏也孝標之注會孟之評劉氏三絶乎

劉知幾之論史也晳於史矣吾於其論史而知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淺猥而遠馴雅其識精瑣屑而迷遠大其東饒訐迫而乏端平善乎子京曰呵古則工而自為則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劉知幾史通稱舜囚堯禹放舜啟誅

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成湯偽讓仲尼餙智矜愚斯數言者戰國有之然識者亾弗謂虛也胡子玄驟以為實也至謂舜禹湯文同於操懿裕衍而尚書春秋之妄過於沈約王沈斯名敎之首誅矣

史通之為書其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王充也而輕訐殆過其所指摘雖多中昔人然第文義之粗體例之末而自以窮王道揆人倫括萬殊呑千有然哉

史通之所謂惑若赤眉積甲史氏彌文文鴦飛瓦委巷

鄙說皆非所惑者也至竹書敘尹汲冢放堯則當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謂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傳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亾可疑者也而山海詭詞論衡邪說則當疑而弗疑余謂劉有史學無史筆有史才亾史識也唐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專駁子玄之謬宋世尚存今無刻本劉書必與此並行庶無害名教不爾恐所滋微所損大也

何法盛盜之魁也許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之剽莊而不知法盛之剽晉世知魏收之穢魏而不知敬宗

之織唐所以然者法盛書不盛行於後而敬宗書已夙毁於前也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詭僻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虞槃作非非國語余欲作非非非國語為柳解嘲第未見本書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

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競
心吾弗敢信也
聖公藉新市之兵盆子憑赤眉之衆其烏合同也聖公
稱尊流汗浹背盆子建號宛縮欲啼其負乘同也光
武之臣聖公亦高祖之君義帝蔚宗後漢黜聖公同
盆子起光武首東京孟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為聖公
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悖矣乎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史前代

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

讀沈約魏收諸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得也其浮詞簡也讀范曄陳壽二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失也其瑣說詳也

晉史之文猥而雜宋梁陳之史猥而浮宋遼金之史猥而陋

古今具史才而能旁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雜文靡弗善也廼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擷其勝矣曄壽自史

外著作亾聞沈魏著作間覷而史非其任永叔之於班也桓司馬於劉司空乎

退之之避史筆也栁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説焉淮西碑則以為失實而踣而叚文昌改撰之順宗録則以為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廼當時誚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訾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栁徒責韓而莫能自奮其時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頴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紫薇燕將之於國策也宋而下蔑聞矣唐之才弗任史矣而不史者故不乏也顏師古之於漢也精矣司馬貞之於史也覈矣劉知幾之通辨矣魏玄成之志該矣而亦皆不能無憾也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為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為編年者廢

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記紫陽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胡康侯之傳春秋也胡明仲之續諸史也宋人叙事遠非漢埒而其論事核於唐

觀綱目於既成亾足異也衷考厥初難言哉夫陳壽魏收不足言王仲淹續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脩通鑑

而帝曹魏彼皆何人也黜曹氏於盜黜元氏於夷黜武曌書帝房州自餘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有迂回難合瑣屑眇闕者讀者求其變畧其粗可也毋詞費哉

温公之於唐末也叙裴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叙高駢之惑則全錄羅隱廣陵較之通鑑體製迥不侔也且求之當日事情頗不合也謂家乘貢諛野史脩郄誠然然温公弗及詳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譏夫古

武夫兵真三端哉

文公綱目書揚子雲責之備也恕狄仁傑原其心也仲尼謂臧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遠出文仲下者夫子亟稱也而以文仲之賢而弗為少諱弗幾乎刻乎噫未可以淺近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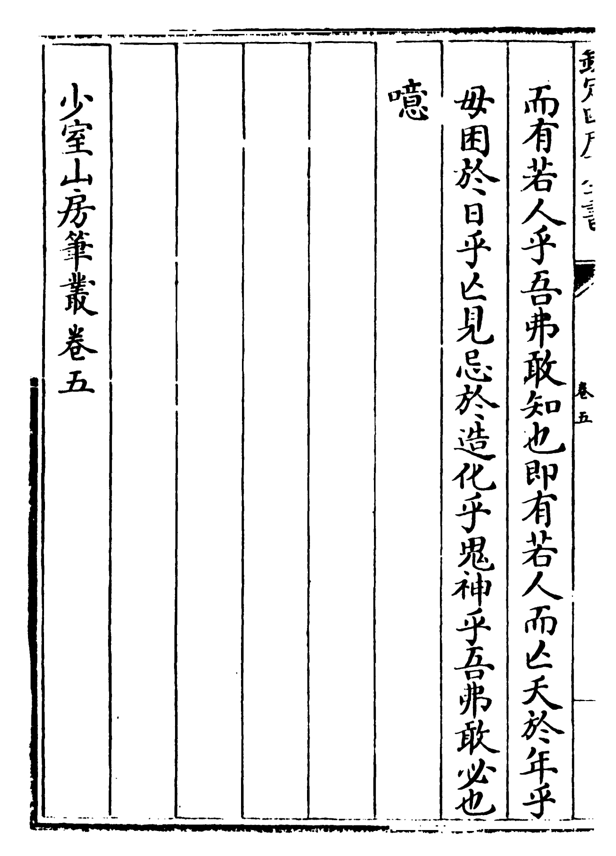
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故吾常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

綱目之後有𠀉氏也

陸文裕之輯史通也因劉氏者十七續劉氏者十三緐者削之謬者刋之俚者文之真子玄藎臣哉

自司馬之爲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數家而弗能詳也夫皇朝綱目續矣而兹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

獻吉之論史欲概蔚宗而下而筆且削焉元美之論史欲挈子長而上而删且潤焉識則偉矣亘千年而下



而有若人乎吾弗敢知也即有若人而亾夭於年乎毋困於日乎亾見忌於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也

噫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

少室山房筆叢 卷六

明 胡應麟 撰

史書佔畢二

外篇

創者羲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武耶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無總二三斯為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其德乎異哉其時乎

盛哉軒轅氏之時也而黴有憾焉夫羲農欲治而未能堯舜能創而弗值也皆時也而有能適當之而際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於湯武而揖遜之迹減於唐虞也亦時也葛洪曰古聖人有輕天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黄帝兼之而不知有能所兼者衆也

世知項槖八歲而師孔而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

八創業少矣而放勲十六配天尤少也王融之豔鄧

禹奚爲哉

三代而上享國之永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國之永者漢

也夫周積德累仁遠矣漢除殘伐暴正矣夫夏商湯

禹崛起周則二聖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漢則匹夫

無位也而周重之周公也漢重之光武也是三文王

而再高祖也其享國之永宜也

皇帝王霸古今升降之會也其世有隆汚故其號有等

差其號係於世也其世弗係於號也稱而久焉孰焉於是乎號之等差為世之汚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莫命代自為稱靡沿襲也三代而下惟漢得之魏晉六朝五季之君率緣舊號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漢之名猶地也

昭代稱名近無所因遠無所襲厥體冠裳厥義鴻遠偉哉光絕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為帝王者視其德三代而下之為帝王者

視其才漢高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皇之才俊項羽之才雄先主之才踈孟德之才俊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漢光武蜀忠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俱能將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能將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相也然才人非儒者也

帝王受命必有禎符芒碭之雲龍文五彩近之矣蛇當道魚腹之文乎嫗夜哭叢祠之嘯乎至良一策士滄

海黄石胡紛紛也世祖洞達光明赤伏致累家法哉夫唐宋昭代之興也咸亦有聞矣而人無弗信者惟其足信也

高之輕士也武之雜霸也西漢之事功釀於此乎光之禮賢也明之養老也東京之節義釀於此乎唐文藝故唐一代鳴詩歌宋藝仁故宋一代言理學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剗佛二文二武皆英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跋宇文鈞夷狄也

求王政於三代之後僅二事足徵焉能無爲中國媿也

人知漢武之表章六經而不知梁武之訓釋六經尤勤且力也二武帝才略同文藝同好方外同一仙一佛漢武窮兵一念悔而令終梁武寢兵一念渝而致亂

漢夷狄亾君矣而南北有魏文也周武也唐夷狄亾君矣而金元有世宗也仁宗也其盛則宜

丘明以尹氏爲隱母公羊以尹氏爲世卿史記以共和

為相號竹書以共和為人名夫尹氏男子也而或謂婦人共和一人也而或謂二相史之至矛盾大可笑者若此而將安聽哉夫四書之文亾他籍可取證也其文義則順弗順昭昭也吾從其順者已矣胡安國羅泌各有辯

楚莊秦穆耿矣宋襄亡之弗暇而覇云乎哉昆吾大彭豕韋異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巳則悼以易襄猶庶乎其可也班固以齊晉秦楚及吳闔廬為五覇

桓文五主之霸皆尊主也而皆挾詐也故皆稱霸也然霸有二功與力也桓文功有餘而力未足也其蚩尤共工后羿秦政楚羽乎五者霸之盛也古今之力靡以尚也

自楚之弱而吴始強吴之強也未幾而於越隨勁矣自遼之衰而金始横金之横也未幾而蒙古浸盛矣天道可畏也哉

甚矣宋之可笑也襄圖霸於前而僨於楚偃圖霸於後

而滅於齊襄曰王道偃亦曰王政祖也孫也其一揆

夫

春秋之世而真能柔楚者悼也桓文弗與也戰國之世

而稍能抗秦者趙也齊楚無譏也

晉岸賈之夷趙宗其罪專也其意則張公室也而後世

以賁無極班之魯行父之逐莒僕其詞正也其事則

竊上權也而後世以臧孫辰匹之漢翟方進搆陷陳

咸等亦執斯語當文仲之立言也豈以為奸雄地哉

六國之世無君矣然弗盡爾也趙之武靈也惠文也燕之昭也楚之威也齊之宣也皆能振也武靈之强國惠文之用人昭之雪耻威之合從宣之禮賢其事可紀也而武靈殺身餘皆早世天有意於秦乎人乎奚與也

戰國之世能與秦抗者趙而已主父微服入關有圖秦之心焉弗死沙丘六國之勢未可知也惠文任頗服齊任奢救韓任藺挫秦澠池之會即昭之强無少懦

也戰國之令主也頗奢相如皆拔自微耻者也知而用用而弗疑而卒取效五霸之事弗過也孝成繼之衰焉惜夫

戰國之凛然者吾得二人焉王蠋申包胥是矣非豫讓謂也戰國之超然者吾得二人焉魯連張孟談是已非范蠡謂也

夫蠡之事越也非不久矣闔廬之强弗聞以其君輯也夫差之忿弗聞以其君釋也會稽之棲幸嚭在也弗

爾計安出也以美色蠱人之國以陰謀剗人之社義

仗言執者乎

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曩日焉可也

援桴隨之必滅廼已胡其忍也以烏喙目其君以貸

財汙其身至齊復為田常篡其國甚矣人之好亂也

蠡事與胥迥異吳弗可以釋越越弗可以弗釋吳

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五湖彼

非有所畏也蠡之去越畏心耳三遷亾一善狀特以

貨稱致子殺人而復救之其事汙其識悖

晉之衰也萌於士匄乎楚之衰也萌於屈建乎晉卿大夫自衰而起亾非賢者匄為政而名義渝二鞅繼之皆亂人也餘斗筲亾足算矣建東甲以求諸侯楚圍襲而甚之卒禍其國

戰國四君孰不藐平原乎然秦人挾豺虎之勢握之乎掌股之上以索窮厄無歸之魏齊而卒弗予者則疇其人也長平之役在任趙括不在受馮亭令廉頗相

拒武安空國而出諸侯乘釁以入視函谷猶大竅也春申是辯士非俠士孟嘗是俠士非義士信陵是義士非曲士秦前後出兵惟長平最為竭力蓋攻趙之衆不下六十餘萬關中鋭士盡矣若王翦攻楚秦已得天下半不足言空國也起翦頗牧班乎良哉牧也扶弱趙却强秦材優三子矣至忠而被戮則宋之武穆弗加也勝歇文忌班乎偉哉忌也振殘魏驅暴秦才絶三子矣至信而見疑則魏之陳思一律也牧死豈直惟亾趙忌死豈直惟亾

魏并亡六國矣

鴟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留而戮毅去而生毅為得乎淮陰留侯皆功臣也信留而族良去而完良為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暱手足腹心弗喻也目吴之沼而懟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毅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憂乎即壮走胡南走越其能免也善為信計者非文子之祈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失難易差焉沫僨軍喪地罪弗免誅葵丘之會非盛有甲兵之陳也提劍刼之成則倖生敗不虛死蛇鼠之知壯夫弗為已政於嚴氏受恩非素而能終其母之年念其姊之戮殺身皮面志足矜也而倉卒一呼事猶易也軻也藏匕首入虎狼萬戟九關聲色亾動至肢體分裂嘻笑自如非蓋世之勇孰與斯乎專諸所刺王僚所為吴光厥志厥事咸瑣瑣也非荆聶比也

讓則余別論詳矣

刺大亂之道也萬勿已而用之則視其刺之是非而已

刼桓逆干順也弒僚下賊上也殺累私害公也沫以

亂追刑諸以亂濟慝政以亂快仇皆亂之亂也且也

桓可義奪遂出怨爭光非廢遂三子者之刺亦可以

已乎哀哉丹也燕社稷旦暮墟矣丹思所以濟之而

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殛蘇嗣可以息

黔黎延周脈燕亦未至遂亾軻之垂中而弗中也天

也世人獨成敗弗獨是非故輒爲笑資而沫爲大勇

悲夫

項之覩秦曰彼可取而代也劉之覩秦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劉項之志可知也立懐者梁非籍意羽破漢興懐即無恙漢能一日終北面之義乎曰漢雖勿臣未必爲郴之舉也則秦之於赧魏之於獻亦有辭乎夫淮陰彭越君臣之分已定也漢未嘗置之地上也況義帝其素所君也

高帝戰勝攻取經國致治事不如文皇然而文皇弗能為高祖也以高神畧懸斷平勃固其餘事歟也顧亦能焉侯景彭樂庫狄干斛律金慕容紹宗若鑑而燭也文皇智籠一世終以勳失之知人豈曰易哉

文皇之出勳蓋有由焉英衛之才非遇文皇皆有以自立者文皇少於諸將其將終也一時征伐功臣盡矣勳僅存而高屬文皇蓋有所慮也故出之以探其衷而因循則殺之蓋文皇不能無慮勳而又不欲為高

祖之殺韓彭勳行而大宗之疑釋且殺之無名矣侯景之事其必至者也武氏則全未形也文皇之出勳即景之慮非紹宗之慮也蓋欲高以位結其心非冀其力也夫文皇豈區區趨步神武哉

將之道曰智曰勇而已古今聖於勇其項籍乎聖於智其韓信乎勇而困於智雖萬鈞猶匹夫也羽之勇無所事謀而敵之謀亦無所施智而藉乎勇雖百勝猶恒技也信之智無所事力而敵之力亦無所用而漢

高者又能使籍失其勇信失其智才愈高衷愈隱業愈盛德愈衰矣

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不得信未可知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全優劣庶幾定也夫其勢全者又必其鬬確夫劉曜擒於石勒高昂没於宇文豈其勢有強弱哉鬬有確不確也

宋義之鬬秦趙也實畏邯欲觀成敗耳邯舉趙義且棄軍走孰承其敝乎至不卹士卒置酒高會大言凌羽

蓋以口舌得禍妄庸豎子羽殺義羽刃汚矣凌敬規建德毋救鄭尤謬唐克鄭旦夕鄭克則夏望風靡矣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東城之役灌嬰以五千追之雖殺傷過當卒自剄勢也垓下之戰漢兵亦六十萬非淮陰在軍鮮不為霹靂矣第信亦非羽敵也楚之謀臣亞父而已然其謀得與失蓋相等焉其謀之失者一曰立義帝其謀之得者一曰圖沛公以陳涉之庸也大呼澤中從者百萬智如梁勇如籍乃使立

楚懐而君之梁死籍苦戰以定天下於懐無尺寸假也雖然君之矣而弑之以成漢之名可乎其圖高祖也識天下之大勢雖羽弗如也世之俚儒堅執以為笑端夫沛公死至今數千年無二沛公也當時可知也曰天將啓之矣其可廢與噫斯語也他人則可亞父則不可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絶棧道為為韓者

迂甚也則韓成而在奈何與漢而復韓故封良志也項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奇專曲逆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平巧濟一時之變夫捐金草具雲夢僞遊良弗屑也非平也疇則能之昭烈伐吳孔明嘆曰孝直在不令主上及此逹良平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

淮陰登壇高容仗策武鄉分畧懸斷未形毫髪不爽胡

其異也高答吕后亮屬後主歡屬文襄懸斷身後毫髮不爽又胡其異也

高舉平勃而吕后再問而高弗答也亮舉禕琬而李福再問而亮弗答也夫終平勃而漢無事矣奚以答也終禕琬而蜀幾亡矣奚以答也智哉高乎悲哉亮乎

武鄉亟稱伯約論者以為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禕琬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於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禪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史云乎哉

陳豨非黥布輩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術可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章邯白起之亞也屻於羽而名刎稱龍且黥布之徒也滅於信而勳勿立楚之可當一面者且耳破九江救田横他弗任也且死濰水羽始大懼遣人說信及越反梁無可使者自往擊之卒失成皐楚以亡故吾嘗謂增去而楚無大臣且沒而楚無善將難為碌碌道

也

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為臣是天下咸為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予其為君是後世咸為所欺也

夫荀吳之殺鼓人也吾予其義夫句踐之殺吳宰也吾與其公何也鼓人以城叛而吳未甞受也嚭之存越也以貨其亾吳也以讒故嚭於越無親而於吳劇蠹也戮之宜也若丁公於漢高也為利乎於項氏也為

讒乎季之脫於戹也爲德乎爲仇乎律之荀吳句踐無一合者也夫高之虐於刑也其浮於政矣夫仲尼曰以直報怨雍齒之侯直乎以德報德丁公之殺德乎夫假齒以示恩也假丁公以示法也假之而足以成其私則匿怨可也忍心可也夫高之末年叛者蓋九起焉而卒斃於黥布之矢也視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信有時而窮也

夫項伯以私漢封誅不忠乎夫鄭君以名籍逐誅不忠

乎夫項失天下其故多矣謂由丁公俾籍也都三秦任亞父雖無事漢可也夫季布忠楚者而髡夫鍾離忠楚者而戮夫丁公胡足惜也惜後世欺於漢也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項籍以勝而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

昭烈間關於袁紹吕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

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振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魏武因弱為强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乃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甚矣眉山父子之勇於論也責昭烈不能死敵又謂棄

荆州入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炎運厭人望絶曹氏之業已成非暴秦新莽比也而責以髙光之事可乎劉虞不受帝號廼心王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瓚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濟乎否也夫先主武侯人傑也而匹夫諒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劉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羽也不在操也故昭烈不能有荆於先而忠義不能保荆於後也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曹而憂劉矣襄陽既克之後吳君臣不惴操而惴羽矣而昭烈忘之關公忽之武侯亦姑置焉天乎

一軍宛洛一軍秦川諸葛初議曷嘗棄荆州哉然而其地彈丸也其形四戰也進攻可也胡以守也必兼益部之饒挾漢川之險庶進而攻可以復中原退而守可以堅曷足此豪傑萬全之識而後世顧紛紛焉司馬所以賤腐儒也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强莊之霸靈之貪玄之横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崩出祁山六焉曷謂欲長守蜀也司馬懿所斥腐儒其吕温蘇洵等哉而惜乎未有執余說以破之者自餘瑣瑣若薛能鄭如幾俞文龍輩吾何譏焉

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亾漢之賊吾不

曰曹操孫權而曰呂蒙當卓就誅也漢幾定矣謝策

傕襲害王允而漢紐尾解及操議遷也漢幾復矣蒙

策權襲取荆州而漢社瓜分

復漢闗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操胸矣吴蜀兩臂夾而

攻焉即操能守闗中原非魏有也復宋岳一人足任

也擣汴洛褫金魄矣韓吴諸帥角用而逐焉即金能絶

塞中國非金有也而蒙也以詭襲之檜也以和𡰥之

天乎酷哉

亮之才勝羽十倍矣而由蜀攻魏則勢不便相萬也故六出而身殉之浚之才下飛數等矣而以宋圖金則力不敵相百也故三敗而國隨之

荆州既破而吕蒙死天欲亡漢故生蒙而又為漢滅蒙也關公精忠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吕蒙鼠迹狐蹤而世有賛其能者吾所為廢書太息也

姜維之討賊偉哉中原難復也夫人辨之矣維竭一身以殉之雖衂猶勝也李訓之誅閹强哉中貴難鋤也

夫人辨之矣訓出萬死以圖之雖私猶公也
郁離子云六朝五季之君而遇漢祖不能與布越伍而
況乎能南面也青田本色語哉然其中亦有等焉劉
裕材力錚錚孟德仲達之亞處宋藝祖地弗為優乎
齊梁陳氏下矣迺隋文之經國撫世未易忽也五代
諸主鼠竊之餘氣象施為又齊梁陳氏下矣惟柴氏
意度頗自可觀
魏太武之力足以壹天下而南之世非陳後主也爾朱榮

之才足以壹天下而北之世非隋文也以隋文而遇陳後主雖欲天下亾混壹弗可得也

秦堅之取晉以迫失之隋文之取陳以緩得之秦以六十萬而奔可謂拙於用多隋以兩八千而勝可謂巧於用寡其故何也隋有將秦無將晉有備陳無備

秦苻堅之量也魏孝文之文也謂夷狄無君吾弗信也慕容恪之貞也斛律光之毅也謂夷狄無臣吾弗信也夫世之稱四子也以才吾之薦四子也以德

江左諸人風流藉藉視北胥壤也逌廟堂之上有王景畧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畧升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夫豈直六朝唐以後絶未覩也魏之有崔浩也豈直留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翰墨曉暢星歷博習方書藝能之美幾諸葛矣然而超然之智弗若良廓然之量弗如葛也夫是以及也

浩之備載國書也紀實也排擠佛敎也崇儒也自六代至唐史有弗虛飾乎儒有弗異端乎齊史書崔孟軻

闢墨百代瞻仰浩以直筆覆宗世但知其才藝緇流至謂釋氏之報壽亦旋死盜手刃出腹中快哉有天道焉

邢巒魏之儒者而功名烜赫世但知其將也楊愔齊之文士而幹用優長世但知其相也巒不以將顯樊深劉焯等爾愔不以相顯邢劭魏收等爾卒魏良將無過巒者齊賢相無過愔者世以儒者鮮通文士爽實余獨惜二子以將相掩其平生也

援於績弗得遺也雲臺外之以嫌乎武於班弗得錄也麒麟殿之以節乎彼自以大公乎而咸未盡也次援於鄧吴次武於霍丙豈不亦廓然哉夫瀛洲而敬宗與也吾弗能愛其才也補孝孫十九矣黜許而仍十八後世必有議余言者

以秦之慝也然而不殺周赧也以政之殘也然而不戮六王也裕也於故君則再弑焉於降王則駢戮焉裕之慝也過於嬴而殘也烈於政矣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而項羽白起勿與焉薛仁杲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再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夫頡利擒而太宗弗殺也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静死且弗能而况數子也

唐高祖之諜之於李密勇之於竇建德詐之於王世充皆弗如也而以子勝之劉武周薛仁杲羣盜輩耳非建德輩也李密有英雄之度而一敗弗能振建德故匪太宗敵然當救鄭有必勝之勢何至如拾芥也帝王天命此可以觀焉

文皇之於高麗也未嘗不旦夕留意焉遼左之歸練兵厲士史不絕書暹以期歲平壤必舉蓋蘇文必磔非若漢高之困於冒頓置之度外弗校也而儒生類以為歉何也夫自司馬氏通鑑出而人之讀史者希矣

三代而下當大任而弗動者疇其人哉漢博陸也唐梁公也宋忠獻也若至公亡比盛德自然近於己正物

正者吾必以汾陽亞武鄉焉司馬粹乎其衷也希文廓乎其度也用皆未究惜哉

論相於唐虞之後伊尹周公諸葛至矣漢蕭曹丙魏唐房杜姚宋宋李王文富韓范司馬其庶也漢之相以質勝唐之相以才勝宋之相以體勝

西漢將才東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光以德勝故將亡非德者聲氣之感捷桴鼓哉夫西漢諸將多羣盗高之起亦三尺也東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

亦一經也德也才也咸有自也

唐之將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以德勝

近東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其德藝祖之德

過其才甚矣下之從上也

義兵不尚詐謀成安君死泜上矣諸葛氏之八陣一何

堂堂正正也唐郭汾陽之御衆大而公宋岳鄂國之

行師義而肅論兵於三代之下三君子其上乘乎論

將於三代之下三君子其至德乎

唐之林甫宋之檜宇宙大姦之首乎姦之誤國也有柄而弗才者有才而弗柄者有柄且才而弗久者林甫檜兼之故其為禍烈也林甫擅於朝而祿山懾弗敢動張韓諸帥之兵一旦解於檜而曾弗知也其才百盧杞什蔡京胡敢望也

漢之有卓也梁之有景也唐之有溫也畧同也亂同也惡同也報同也古今大憝之魁乎操懿裕堅國之害重而民之害輕安史巢勛民之害大而國之害小莽

也蕉之而始猶飾也

惡之窮天地亘古今者誰乎而武曌是已吾求其庶幾萬一者於數千年史册之間而弗復覩也意者亘數千刼之前有之乎吾知其惟曌獨也合蚩尤商辛王莽董卓曹操朱温蕭鸞趙高林甫秦檜而爲一足以當曌乎惡末也曌武所製字後人遵之非也

魯之兩姜氏也人知之矣知唐之有武氏而弗知唐有兩武氏也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有兩馮氏也兩

武氏俱殺子矣兩馮氏幾再弑君矣武則折而馮則誅故弗彰也

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而繼之者皆非終焉天之道一巳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於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勿可再也

夫亡秦者胡秦以匈奴而不知為亥也亾唐者武唐以君羨而弗知為曌也則詎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匈奴顯也固非始皇所能逆也夫君羨何能為而曌之為武為女昭昭也且淳風言在宮矣以太宗之英武明燭萬里而目睫弗能察也則詎非天哉

漢之后賢者與不賢者半乎呂之惡也馬鄧足以當之唐之后若武若韋亾弗惡矣而長孫后弗臨朝也故其賢弗著也宋之后若高若曹亾弗懿矣而揚后弗

臨朝也故其懿弗著也

宋之創業中興其君皆弗漢唐若也而母后之賢獨盛焉宣仁之懿其猶在和熹上乎杜之金匱幾一言喪邦矣宋人止稱高曹向孟有以也

戰國之士之立言者一何衆也而亡弗傳者彼曷嘗有意於言哉無論孟荀即莊列管商申韓韋翟彼所欲傳者其術也寄之乎言焉耳矣然而其術弗傳者術偏也其言傳者言古也

春秋戰國齊魯晉鄭楚宋之間蔚乎其文也秦靡一焉卒以代周文勝極而質反也夫一李斯也文於逐客而弗文於嶧山噫可推矣

叔度閔冉之流也而世少其立言焉仲淹游夏之匹也而世多其立言焉少者恨之多者惜之也夫漢末節義之區也即靡立言推者推矣挽者挽矣叔度雍容令譽其享則宜唐初功利之藪也房杜諸人其無能詡揚師德審也無中說有仲淹哉信言弗可已也

操之畧過孫吳矣而亮以彷彿孫吳白之才過庾鮑矣而甫以擬倫庾鮑古人虛心曩哲故其就益高也後人蔑視前脩故其造益下也

文人無行信乎太史雪李陵少陵拯房琯㝠㝠乎難哉陳思之憂國韓愈之格君無論白從永王䟦矣然而非逆也栁黨叔文躁矣然而非姦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六